

羌族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与设计再现

付莎莎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 621000)

摘要: **目的** 在图像学视角下研究羌族的羊图腾崇拜和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 并展开创意思考与分析, 实现当代设计再造。**方法** 借助图像学、设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及现代设计研究方法, 对羌族羊头符号进行图像语意分析和设计再造, 从心理符码和文化符码两个方面分析羌族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羌族羊头符号可以概括为尖角羊头和曲化羊头两类, 前者直角、尖锐, 立体而阳刚; 后者圆润、饱满, 委婉而柔美。借助符码设定方式的理论, 分析羌族羊头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再造。**结论** 当代设计应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寻创意点, 提出羊头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图像再造方式, 包括仿像、表号、重构3种, 并由此实现对羌族羊文化的视觉传承和设计再现。

关键词: 羌族; 羊图腾崇拜; 羊头符号; 图像; 设计再现

中图分类号: J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08-0081-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08.014

Image Semanteme and Design Representation of Sheepshead Symbols of Qiang

FU Sha-sha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image semanteme,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totem worship of sheep and symbols of sheepshead of Qiang, and expand creative thinking and analysis to achieve reconstruction of it in contemporary design. With the help of the science of image and design, 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and modern design research methods, it analyzed image semanteme and design reconstruction of sheepshead symbols of Qiang. Firstly, the image semanteme of sheepshead symbols of Qiang was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psychological codes and cultural codes. The sheepshead symbols of Qiang can be summarized as two kinds: sharp sheepshead and curved sheepshead. The former is straight, sharp, stereoscopic and masculine; while the latter is rounded, full, euphemistic and soft. And then with the help of code setting theory, the reconstruction of sheepshead symbols of Qiang in the modern design was analyzed. Today, the design should find creative inspiration from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put forward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in modern design of sheepshead symbols, including imitation, schedule number, reconstruction, and thus achieve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design reconstruction of sheep culture of Qiang.

KEY WORDS: Qiang; totem worship of sheep; symbols of sheepshead; image; design representation

羌族, 也称“尔玛”, 是一个主要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 是我国历史悠久且以信仰羊图腾为名的民族, 被世人誉为“西戎牧羊人”^[1]。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 古羌族不仅以牧羊为主要的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来源, 且以羊作为庇护本民族的神灵, 羊崇拜

也成为羌族最典型的图腾崇拜。有关羊的符号也成为羌族文化的物化标志和视觉符号, 而古羌人也被称为“羊的传人”。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和民族大迁徙, 羌族饱经风霜, 不断与我国其他民族通婚、交融, 但却依然保留着对羊的喜爱和崇拜。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科研资助项目 (QXY1605); 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研究“绵阳师范学院校地共建专项课题”科研资助项目 (MYSY2016ZD01)

作者简介: 付莎莎 (1982—), 女, 重庆人, 硕士, 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学研究。

1 羊图腾崇拜下的羌族羊头符号

图腾是原始部落认为的某种特定自然物或动物与自身部落存在某种血亲关系,从而把这种自然物或动物当作本氏族部落的标徽、记号,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人类特有的、最早的文化现象。考古研究表明,羊在我国西北部的草原上的生活历史久远,不仅生存能力顽强且性情温顺,其肉可吃、其皮可御寒,全身是宝,受到羌人喜爱。羌族是一个“信鬼神的民族”^[2],因此,对羊的使用和喜爱便逐步演变成了一种寻求它庇佑和保护的羊崇拜,羊也开始成为了一种有灵性的神物,成为羌族最典型的图腾崇拜。

羌族的羊图腾崇拜历经数千年发展变化,早已渗入羌族人民血脉之中,贯穿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有关羊的图像符号也早已融入其各种人造物品设计中,如头戴羊头或羊角,悬挂羊头,身体涂鸦羊图案,衣着羊皮或羊毛,配戴羊骨、羊齿等饰品,羊头形象成为羊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图像符号之一。贺兰山岩画中有一幅描述古羌人的岩画,见图1。正是用“上羊头形”与“下人体形”相结合的方式表达西北民族对羌人的认知,即用“羊头”与“人”的图像整合。另外我国甲骨文中约有44个不同写法的“羌”字^[3]。众所周知,象形是甲骨文的造字核心,而仔细观察这些“羌”字,几乎都无一例外对羊头形象的抽象提炼和借鉴,即羊头符号成为“羌”字的主体。因此,这是一种以局部象征整体的造字原理,并以此来象征羌族作为西部牧羊人的形象。这说明,不仅西北民族,中原地区人民对古羌人的认知也同样是“上羊下人”的形象认知。因此,无论从信仰崇拜的角度,还是视觉图像的角度,在世人眼中,“羌人”似乎都可以理解为“羊人”,而“上配羊头”的形象也成为羌族最具视觉识别度的形象符号。



图1 贺兰山岩画中的“羌”
Fig.1 "Qiang" in Helan rock painting

作为典型的羊崇拜民族,在羌族的各种物品设计中更是充满着“羊头”的形象,如四川地区羌人后裔

的陶罐设计,见图2,其夸张的大宽耳构造正是对羊角形象的立体化呈现,其器身腹部的雕刻图像则是对羊脸形象的抽象化呈现,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羊头符号。因此,羌族的羊头符号一般由羊脸和羊角两部分组成;在实际的图像使用中,要么这两部分一起用,要么只用羊角。因此,羌族羊头符号既是羊头的形象,也可以是羊角的形象;前者是完整形象,后者是图像借代。



图2 羌族陶罐
Fig.2 Pottery of Qiang

2 羌族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语言学家皮尔斯认为,语意是符号关联所要表达的意义。作为羌族羊图像崇拜的图像符号,羊头符号集中象征和传播了羊文化的相关要义。深入解读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以及其符码设定方式,不仅是传承羌族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在当代实现羌族羊头符号设计再现的关键。

语意是事物所使用的语汇、语言、元素的意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最早提出了符号能指和符号所指的概念。符号能指是符号所指代事物的外在物化形式,符号所指是通过物化形式所能感知的内在涵义,这就从形式到内容两个方面界定了符号。研究羌族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是将语言学领域的所指和能指从文字语言引向(视觉)图像语言领域,继而透过其视觉图像,认知其内在涵义,以便提取其文化价值和图像要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羌族羊图腾崇拜的图像再造和设计再现。

在符号学中,特定的符号系统被称为“符码”^[4]。在语言学中,符码是文本材料,而在图像学中,符码则演变为视觉图像。无论是信息的编辑,还是信息的解读过程都依赖于符码,符码是特定环境中组织和编排的一种信息系统。在羌族的文化中,羊头符号也是一种特定的符码,是羌族文化的一种代表性符码和信息系统,既是其族群内部的认知传播系统,也是其他

族群人们的信息识别系统。因此，羊头符号正是羌族羊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图像信息码，方便人们在设计造物中进行图像编辑以及在设计认知过程中进行图像解码，从而完成设计品语意表达和信息及情感传递的全过程。研究羊头符号的语意，正是研究羌族人造物设计传情达意的具体方式，也是其图像符码编辑或设定方式。

符码主要包括心理符码（先天性符码）和文化符码（后天性符码）两种。首先来看心理符码，按照现代心理学理论，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所能感悟的一种先天性符码，与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无关。羌族作为一个诞生于我国西北部的特殊族群，具备作为人群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共有属性。从人的知觉认知过程来看，羌族造物设计中羊头符号丰富而多变，合理地展现出其图像自身所导向的心理感受和知觉意义。羌族的羊头符号正是融合了人类共性知觉感受、心理感受而又独具自身特色的一种符码系统设计。羊

头符号的心理符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1）凭知觉认知的外在物质层，其主要以羊脸+羊角或单独羊角出现，色彩与材质肌理丰富，一般有尖角或曲化两种造型样式；（2）心理感受层面，尖角羊头给人稳定、尖锐、立体感等心理感受，而曲化羊头给人圆润饱满的心理感受。

其次是文化符码，由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巴赫德在其《符号学体系》一书中首次提出^[5]。文化符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形式，不同的群族，文化圈层不同，所包含的文化符码也存在差异，包括族群宗教信仰、情感习俗、文化观念等内容。羊头符号不仅符合羌族的生理和心理属性，更是羌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码之一，其信息编码和设计表达，决定了其符码设定方式，从而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维度。尖角羊头呈现出羌族如男性阳刚般的坚强与祥和文化，曲化羊头则象征如女性般柔美的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

依据以上分析，有关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见图 3。

心理 符码	物质外层语意 （能指）	形态、肌理、 空间、色彩、 技术等认知	羊脸+羊角或单独羊角；单色或多色； 尖角、三角、多角；圆角（曲化）光滑或粗糙；多种材质；二维或三维等	
	心理内层语意 （所指）	物质外层引发的 心理感受、 联想想象等	尖角羊头	稳定尖锐、敏感 聪明；立体感；
			曲化羊头	圆润、饱满、 吉 祥、和谐
	文化 符码	文化内层语意 （所指）	性别涵义、信仰崇拜、 情感文化、 族群文化等	尖角羊头
曲化羊头				女性柔美；婚姻 美满；爱情忠贞；
尖角羊头（角）图样				
曲化羊头（角）图样				

图 3 羊头符号的图像语意
Fig.3 Image semanteme of sheephead symbols e

从这些心理和文化符码来看，虽然羌族羊头符号样式多变，内涵丰富，但其规律性较高，其符码的组织 and 设定方式主要包括仿像、表号、重构 3 种：（1）仿像是模仿羊头形象的仿像方式；（2）表号是用羊角来借代和象征羊头（羊崇拜）的方式；（3）重构是整合零散羊头（角）图像，形成全新图像的图像方式。

3 羌族羊头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图像再现

从前文的图像语意分析得出了包括仿像、表号、重构在内的羌族羊头符号的 3 种符码设定方式。这 3

种设定方式也决定了羊头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图像设计再造和再现方式。这 3 种方式可以让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创作相融合，既可提升当代设计的文化蕴味，又可通过创意设计弘扬民族文化^[7]。

3.1 仿像

仿像是哲学和艺术学研究范畴中的一个常见术语。它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既有事物真实性的一面，又有人为模仿和学习自在事物的痕迹。然而，在“再现性”艺术鼎盛的时期，仿像多是遭到哲人和艺术家批判的，直到现代哲学和艺术开始越来越关注“表现

性”艺术时。仿像的最大特点是师法自然基础之上的人为表现,即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对世间事物形态的认知,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表现的结果。如果说机械地或是技术滥用地复制和仿造是仿像曾经遭受诸多的批判和非议的原因的话,那么,表现性的仿像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这正是人类创造的精神生命力之所在,正如詹姆逊所说,仿像是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8]。

在现代设计中,对羊头符号的设定就大胆运用了“表现性仿像”,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形式,而是依据自身需要,具体情况决定具体的使用,可抽可具、可画可雕、可主可次、可明可暗、可显可隐,变化万千、意蕴无穷,塑造了许多带有羊头图像的仿像,充分展现出表现性特征,羌人的智慧与才智被充分地展现出来。在四川羌族新城镇建设中,一组雕塑景观小品,见图4,就用象征羌族巫仪权力的羊皮鼓作主元素展开设计,羊皮鼓上的装饰图案便用了抽象化的羊脸加羊角的羊头形象,简练而概括,且视觉识别性极强,这是抽象仿像。还有一种是写实仿像,比如西羌猿王洞景区环境入口设计便以一个巨型的夸张羊头作为门头,彰显出一种设计穿透力和重量感。两个设计均以表现性仿像突显了羊文化在今天的延续和发展。



图4 景观小品
Fig.4 Featured landscape

3.2 表号

表号是用借代的方式来代表和描述特定的事物或道理,是一种典型的在特定文化圈中认同的符码设定方法,即依赖于文脉的一种文化特殊表达方式。在有关羌族文化的现代设计中,羊头符号中的羊角形象(局部借代)成了代表和表征羊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这也正好与羌族婚恋传说故事相吻合。在羌族传说中,一只羊角代表男性,对应的另一只代表女性,

而一对羊角就代表了一对配成对的男女,组成羊角花,蕴含了婚姻幸福美满的意思。因而有了羊角花的传说,羊角和羊角花便成为情爱和婚姻的象征。特定的文化圈,成就了这样的传说,也成就了羊头的抽象表号意义。

在汶川水磨镇建设中,大量羊角符号被运用于建筑设计,主要有曲化羊(角)头和尖角羊头(角)两种类型。在这两组建筑窗格的造型装饰中,取羊头的羊角部分以表征羊文化,一组尖角羊角象征如男性般的阳刚、稳重,百姓生活稳定;一组曲化羊头象征如女性般的温柔忠贞,人民生活幸福美满。这也正是羌族人民顽强奋斗、热爱生活的展现。建筑窗格装饰设计见图5。



图5 建筑窗格装饰设计
Fig.5 Decorative design of building panes

3.3 重构

重构是指把不同时空或是同时间不同空间或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类别或不同性质的事物按照一定的意义进行重新组合,构成新的图像。羌族是一个典型的保留原始宗教灵性的民族。古羌人在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和困难时,便对世间事物的各种变化寄予了充满灵性的憧憬和渴望。他们用大胆而浪漫的想象和幻想将玄幻的民族传说和故事进行图像拼合、重组,最后形成为他们所认同的重构图像。

白石传说便是羌族传说中著名的一个。传说在古羌族数次南迁的过程,天神曾以白石为武器,帮助羌人抵抗住了戈基人的进攻,才使他们最终在四川地区安居、繁衍下来。从此,白石成为羌族住地的重要材料。除了传统羌族建筑在屋顶搁置白石外,在汶川水磨镇羌族建筑外墙设计上,建造者用了大量白色装饰外墙砖块拼贴成装饰图案,如这组图案就用白色砖块拼贴成数个正反羊角的形象,并重组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十”字装饰图像,这是对曲化羊角(头)的重构,也是现代人对羊头符号的再造,更是对羌族白石崇拜与羊文化的图像化整合。通过图像整合和重构,为当代设计提供了从民族优秀文化中提炼图像价值的发挥空间,既延续和传承了传统的羊崇拜和羊头符号,又为其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新时代新的羊图像。建筑外墙装饰设计见图6。



图6 建筑外墙装饰设计
Fig.6 Decorative design of exterior wall of building

4 结语

羊文化是羌族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而羊头符号正是这种文化象征的集中代表和图像表征。在现代设计中实现图像再造,即为当代设计带来丰富的创意源,还有利于提高设计效率^[9],既是对羌族羊文化的视觉传承,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再发展,从而增强百姓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实现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10]。

参考文献:

- [1] 皮朝纲.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的“羊大为美”思想[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1(4): 43.
PI Chao-gang. "The Great Beauty of Sheep" in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J]. Journal Social Science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991(4): 43.
- [2] 刘龄九. 闲话羌民[J]. 希望月刊, 1945, 17(8): 5.
LIU Ling-jiu. Gossip Qiang People[J]. Hopes the Monthly Magazine, 1945, 17(8): 5.

- [3] 焦虎三. 甲骨文中的羊与羌[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3): 3.
JIAO Hu-san. The Sheep and Qiang[J].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n the Journal of Aba Teachers College, 2011(3): 3.
- [4] 陈浩. 语意的表达[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CHEN Hao. Expres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Language[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Industry Press, 2005.
- [5] 廖海进. 文化符码及其在产品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 2007, 28(7): 145.
LIAO Hai-jin. Cultural Cod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7, 28(7): 145.
- [6] 付莎莎. 基于羌族羊崇拜的羊角纹图像语意解读与设计[J]. 四川戏剧, 2017(8): 65.
FU Sha-sha. Interpretation and Design of the Image of Horns Based on the Worship of Qiang Sheep[J]. Sichuan Drama, 2017(8): 65.
- [7] 王伟伟. 传统文化设计元素提取模型研究与应用[J]. 包装工程, 2014, 35(3): 73.
WANG Wei-wei.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esign Element Extraction Mode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4, 35(3): 73.
- [8] 詹姆斯.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JAMESON. Post 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y[M].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9] 付莎莎. 李白文化在现代创意产品中的设计再生[J]. 包装工程, 2017, 38(12): 240.
FU Sha-sha. The Design and Regeneration of Li Bai Culture in Modern Creative Product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12): 240.
- [10] 张毅. 从“城市精神”看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J]. 包装工程, 2017, 38(7): 105.
ZHANG Yi. From the "City Spirit" of the British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7): 105.